



鸣谢

# 也门南部战火重燃加剧红海危局

■秦天

## 瞰见

近日，也门局势再起波澜。南方分离主义武装攻占两省，沙特发动空袭，南方分离主义势力背后的阿联酋卷入其中。这场复杂的纷争加剧也门国家分裂，也令脆弱的红海局势更趋动荡。

### 也门南部战局突变

2025年12月上旬，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在也门南部展开军事行动。首先是向也门东南部的哈德拉毛省进军，后又继续东进，进入也门东部与阿曼相邻的迈赫拉省。这组操作造成了近年来也门战场版图的巨大变化。

南方过渡委员会已有近10年的发展史。2011年也门发生动荡，时任总统萨利赫下台。2014年，胡塞武装南下夺取首都萨那，沙特扶持的也门过渡政府被迫逃往南部。2017年，也门过渡政府总统哈迪解除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的职务。祖贝迪抗令不从，在阿联酋支持下组建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过渡政府产生矛盾和冲突。2019年，在沙特和阿联酋的斡旋下，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过渡政府签署利雅得协议，关系得到缓和。2022年，南方过渡委员会正式加入也门过渡政府。尽管如此，南方过渡委员会仍然追求也门南方的自治乃至独立建国。从近期的攻势来看，南方过渡委员会已经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

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快速推进损害了沙特利益。作为也门最大邻国和也门过渡政府的“靠山”，沙特曾在2015年领导多国联军强势介入也门局势，对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行动不可能坐视不管。2025年12月26日，沙特空袭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在哈德拉毛省的军事据点。12月30日，沙特空袭南方过渡委员会控制的也门南部港口穆卡拉，摧毁了港口停放的车辆和有关物资。今年初，类似的空袭行动还在持续。也门过渡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沙特空袭支持下夺回了一些地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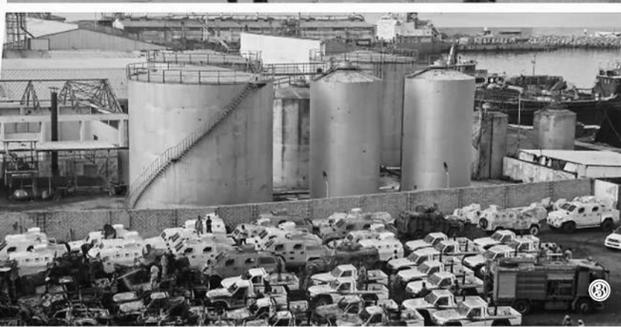
###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也门南部战火重燃，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联军于2022年休战战后重要的地区变局，背后原因甚为复杂。也门南方分离主义的历史惯性作祟。因地方主义盛行以及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等影响，也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不充分，长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战之前，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将也门划分南北而治。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也门北部先是由也门王国统治，1962年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在也门南部，英国先后建立了亚丁殖民地和南阿拉伯联邦。英国退出后，南也门成立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今天的也门。可见，南北也门的历史轨迹不同，也门统一时间并不长。南方过渡委员会的这番攻势，就是在内战多年、也门过渡政府统治虚化的背景下，为扩大地盘和夺控资源进而谋求独立的尝试。



巴以冲突改变了也门国内力量格局。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向以色列不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报复性打击。两年以来，胡塞武装的实力受到一定削弱，其主要目标是对付以色列，无力进占也门南部，与也门南方各派别对抗的意愿明显减弱。也门过渡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原本靠反对胡塞武装而勉强维系在一起，随着胡塞武装威胁下降，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就凸显出来。对此次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攻势，胡塞武装显示出高度克制和低调，似乎乐见两个对手之间发生内耗。

沙特与阿联酋的地缘政治竞争构成外部推力。沙特与阿联酋是阿拉伯世界两大强国。双方传统关系不错，但近年来竞争的一面有所凸显。在经济领域，两国都在力争外部投资和跨国企业进驻，竞相发展AI经济；在苏丹、利比亚等国国内战中，双方支持不同的力量；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两国态度不一。对于也门问题，双方的战略设计大相径庭。沙特与也门有漫长边界，认为也门南方独立会给沙特带来安全风险，因此维护也门统一。阿联酋则看重也门南部的地缘价值，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也门南部来辐射亚丁湾，并保护阿联酋在红海一带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诉求与行动持默许态度。此番南方过渡委员会敢于发动攻势，沙特认为背后有阿联酋撑腰。沙特空袭穆卡拉，是对阿联酋的威慑，凸显两国之间的分歧。



如今，反胡塞武装的阵营分化，南方过渡委员会持续迈出独立建国的步伐。也门南方地区碎片化更趋严重。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南方过渡委员会、也门过渡政府、民族抵抗运动等武装力量各据地盘，各自为政。红海沿岸地缘政治斗争日益激化。在红海东侧，阿联酋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后者曾表态有意加入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在红海西南方向，以色列承认与也门隔海相望的索马里兰为“独立主权国家”，此举遭到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多数地区国家谴责，而在索马里兰投资颇多的阿联酋却保持沉默。透视上述事件可以发现，在红海这一国际战略要冲，阿联酋、以色列与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索马里兰正在形成一个阵营，而沙特、埃及等地区国家则形成另一个阵营。可以预见，两个阵营的斗争长期持续，将加剧整个红海区域的不稳定性，抬高红海航运安全风险。

### 红海局势持续动荡

沙特此前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效果不佳，此次干预同样无法有效压制南方过渡委员会，也门南部冲突或会持续升级。无论事态如何演变，也门国家分裂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此次冲突之前，也门虽然已经分裂，但尚可以说是胡塞武装与反胡塞阵营两股势力在角逐。如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图①：沙特空袭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在哈德拉毛省的军事据点。  
图②：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在亚丁的一处检查站执勤。  
图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穆卡拉港后部分被损毁的车辆。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制图：贾国梁、王梦杰

日本政府日前批准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8%。出乎外界意料，该预算案仅开列了1艘“最上”级护卫舰建造计划，相较2024年2艘、2025年3艘的建造规模明显减速。出现这种反常情况，主要是因为日本需要预先腾出“最上”级护卫舰建造能力，以优先满足2025年8月敲定的对澳大利亚军售需求。这说明，除了所谓“自卫”需要，日本同样看重重成为“军工大国”，以扩大对外军事影响力。

“最上”级多功能护卫舰兼顾反舰、防空、猎潜、布扫雷等多种功能，具备高速、隐身、自动化、节省人力等特点，是日本谋求“军工大国”地位的“得意之作”。日本2018年启动12艘基本型、2024年启动12艘改进型建造计划，预计到2032年总共建造列装24艘“最上”级护卫舰，约占其未来驱护航总数的45%。大规模自产自购的同时，日本力图将其推销给盟友伙伴，以便扩大军工业产销市场规模，绑定关键战略支点国家，助推外向化军事转型。

早在2019年8月，该舰建造商三菱重工就在悉尼“太平洋2019国际海事展”中展示了“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试探其准盟友澳大利亚的反应。2022年1月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后，相关推销活动上升到政府层面。2024年2月，澳大利亚宣布“最上”级护卫舰入围首轮招标名单后，日本又不失时机地举行双方海军战略对话，自卫舰队司令官等亲自向澳方推介该舰。2024年11月，“最上”级护卫舰入围最终招标名单后，日本不但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提前以“对日本具有极高安全保障价值”为由核准了相关技术转让手续，还专门成立由防卫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和三菱重工、日本电气、日本海事联合、日立造船等企业组成的官民联合推进委员会，协调解决澳方的各种“关切”。自卫队先后派遣“最上”级护卫舰“能代”号和“矢矧”号赴澳，供对方近距离观摩。针对澳方对日本能否按期供货的担忧，时任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接受澳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承诺，“如果澳大利亚决定采购‘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即便推迟自卫队的建造计划，也要确保对澳按期供货”。

在政府和军工业全力推销下，日本如愿以偿地在去年8月拿下澳大利亚11艘军舰的大订单。订单总金额约100亿澳元，前3艘军舰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建造，首舰在2029年前、3号舰在2034年前交付，剩下8艘由澳大利亚亨德森造船厂建造。

日本将此次对澳推销“最上”级护卫舰定位为“国家战略项目”，将“针对特定战略对手”“加强盟伴之间的武器装备互操作性”等政治考虑摆上台面，官民联动、不计成本地满足澳方提出的提质增配、限期交付、技术转让、本地制造等各种要求，最终实现杀伤性成品武器大规模出口的重大战略突破。据悉，日本“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曾于2015年参加澳方新一代潜艇竞标，一度有望入围，却最终惨淡出局。性价比优异但政治推销力度远远不够，是日本得出的“教训”。

显而易见，“最上”级护卫舰实现对澳军售，极大地助长了日本成为“军工大国”野心。受对澳军售示范效应影响，日本对外成品武器出口呈现多点推进的危险势头。继澳大利亚之后，新西兰也准备采购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菲律宾计划进口日本二手“阿武隈”级护卫舰。印度尼西亚则有进口日本二手潜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图谋全面解禁成品武器出口限制，以便加快走向“军工大国”进程。日本不反省战争教训，反而违背“和平宪法”精神扩大杀伤性武器出口，终将滑入玩火必自焚的深渊。

## 助长日本成为『军工大国』野心

■杨久成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最上』级护卫舰军售

### 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主权国家”



索马里兰民众集会庆祝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

新闻事实：以色列近日宣布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主权国家”，成为全球首个承认索马里兰的国家。此举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点评：索马里兰位于索马里的西北部，20世纪90年代自行宣布脱离索马里“独立”，但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扼守红海—亚丁湾航道，与也门隔海相望，是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的咽喉要地，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一方面意图通过承认索马里兰主权，换取后者柏培拉港的使用权，从而近距离威慑也门胡塞武装，保障红海航运安全；另一方面，借推动索马里兰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分化阿拉伯阵营，打破中东部分阿拉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建的“反以统一战线”。但以方此举破坏地区稳定并违反国际法，或使红海安全格局更趋复杂。

（点评专家：姚科 国防大学联合战役学院教授）

###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劫持马杜罗



委内瑞拉瓜伊拉港被美军空袭破坏的建筑。

新闻事实：1月3日凌晨，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抓走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强行移送出境。

点评：这一用“执法”来包装“军事入侵”的行动，凸显了美国政府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蔑视。美军此次空中突击行动准备充分、目标明确：首先是精准的情报信息，据美媒披露，中情局自去年8月起就通过隐形无人机、人力情报源等手段，全面掌握了马杜罗的行踪轨迹与生活细节；其次是有用的网电压制，美军利用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和网络攻击瘫痪了委防空体系和通信系统，使美军各型战机得以长驱直入；再次是大胆的特种作战，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搭乘直升机直奔马杜罗位于军营的住所，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劫持到撤离的行动。这一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不仅侵犯委内瑞拉主权，更严重威胁到拉丁美洲地区和平与安全。

### 马克龙宣布启动新航母建造计划



法国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

新闻事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在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处法军海外基地宣布，法国将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以替代现役的“戴高乐”号航母。

点评：据介绍，新航母总成本约为102.5亿欧元，计划于2038年服役。马克龙择机在阿布扎比宣布这一决定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向地区盟友和潜在对手展示法国的军事实力，表明法国将继续保持远程力量投送和打击能力，守护其全球利益，并为欧洲“战略自主”提供坚实的武力支撑；另一方面，航母建造是系统工程，将全面带动法国的船舶工业、核能技术等产业链，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有利于拉动低迷的法国经济，缓解马克龙政府的执政压力。但该项目面临的财政预算压力、对美技术依赖等挑战，使法国新航母建造之路布满荆棘，也让这一“雄心壮志”充满不确定性。